



史学论丛

云南大学历史系编

● 第九辑

云南大学出版社

史学论丛

(第九辑)

云南大学历史系 编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学论丛.第9辑 / 云南大学历史系编.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3.3

ISBN 7-81068-520-1

I. 史... II. 云... III. 史学-文集 IV. K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6334 号

责任编辑: 李兴和

封面设计: 林维东

史学论丛

(第九辑)

云南大学历史系 编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云南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7.875
字 数	450 千
版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1000 册
书 号	ISBN 7-81068-520-1/K·165
定 价	25.00 元

云南大学出版社社址: 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电话: 0871-5031071 传真: 0871-5162823

邮编: 650091 E-mail: yupress@sina.com

目 录

振衣千仞树，濯足万里流——论历史学对人生境界 提升之特殊意义	刘鸿武 (1)
费正清与他的新汉学研究	郭 敏 (13)
论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史学	陈国保 (33)
云南古籍整理的丰碑——记《云南史料丛刊》 的出版	郑志惠 (49)
王崧的学术思想及其影响——以史学为例	周立英 (65)
也谈人口问题	赵瑞芳 (76)
明代吏制述论	和洪勇 (84)
试论明代内阁政治	曹 勇 (97)
试析贵州布政使司的建立及其影响——从明太祖的 “统一大业到明成祖的开边安边”	陈碧芳 (116)
略论晚清时期中国各民族人民的觉醒	潘光林 (140)
论辛亥革命在“亚洲觉醒”中的地位	唐 敏 (159)
辛亥革命的社会影响新议	沙文涛 (166)
学术独立与政治合作——从平教会的资金来源 看晏阳初的价值取向	周福端 (180)
抓住历史机遇，促进世界现代史学科在西部的大发展	徐康明 (196)

西方文明的脚印——西方地图绘制与文明发展

..... 梁益坚 刘鸿武 (210)

论 18 世纪波罗的海问题与俄普奥三次瓜分波兰

..... 程舒宁 (230)

论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产生和成熟 陈 波 (247)

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女权运动动因初探 孔震旭 (258)

黑非洲的社会发展与文化重构 亢 昇 (273)

尼日利亚古代诸王国的消长盛衰 张佳梅 (290)

比夫拉内战与非洲统一组织——兼论非洲地区组织
化解冲突机制的完善 黄文静 (303)

扶南人的族属 何 平 (314)

延续与变迁：殖民统治下的老挝苗族社会 雷衍华 (324)

释“直”答客问 朱惠荣 (336)

强力征讨中的经济文化渗透——论西汉中期西汉

王朝的对匈奴政策 马 勇 (341)

韦皋与苍洱之盟 赵启燕 (353)

独龙族、怒族源流考略 高志英 (372)

20 世纪后半叶云南民族关系的桎梏历程 张锡璜 (383)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云南商业探析 秦利才 (410)

明代云南的沐庄及其庄户人口考 陆 勃 (421)

高其倬治滇边界思想初探 周 琼 (434)

蜕变与新生——从士与商阶层看清末昆明社会
文化的变迁 张 晖 (448)

护国运动首义于云南原因浅议	周嘉珮 (472)
民国初年云南的法律制度	高整军 (480)
国民政府时期法币政策在云南执行情况析论	罗 群 (496)
对 20 世纪 30 年代云南经济发展的观察	史 允 (515)
龙云、卢汉统治云南的研究著述	
..... 兰娟娟 张 波 萧霁虹 (538)	
略论巍山古城的变迁	赵 美 王明东 (556)

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

——论历史学对人生境界提升之特殊意义

刘鸿武

何为历史学？历史学又何为？无论职业历史学家们在教科书上给出多少定义，作出多少学理上的阐释，在我看来，历史学不过是千古以来伴随着人类始终的一种家园之思与寻根意识，一种体现人性之本质的故乡之恋与回归情感。因为，回首往事，追忆岁月，本是人类一种恒久而深沉的精神活动，一种显示着人性之温暖与亲切的意义追求。英国诗人华兹华斯曾说：“诗起源于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其实，诗歌如此，历史学又何尝不是这样一种回忆起来的情感呢？如果说，诗歌是诗人的诗性回忆，那么历史学就是一个民族的诗性回忆，是一种文明的诗性回忆了，只不过，历史学的这种回忆情感，应该是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博大，也更加的深邃和富于理性吧！^①然而，正是历史学的这种超越千古跨越时空的深邃情感与达观意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真正得以理解人生之价值，提升生命之境界的广阔空间。

但是，历史学的这种特殊价值与意义，却时常遮蔽于迷雾之中而为世人所遗忘，为世人所曲解。如果有人说，历史学不过是一堆徒增记忆负担的古董，一些无用的陈年旧事，那么，这可

① 参见刘鸿武：《历史学——对人之本质的理性反思与情感体验》，《光明日报》2000年5月12日理论版。

能是因为我们个体生命的飘浮短促，我们日常生活的庸碌忙碌，使得我们不能拥有一颗宁静平和的心，去回味体悟那悠悠历史的深邃魅力与丰富情感罢了。

历史都刻着民族的灵魂，淌着祖先的血脉，它是我们的精神故乡，生命力的活水源头。在这个精神故乡里，凝聚着每一个民族沥血之路上自己先贤祖辈的光荣与梦想，汇集着每一个民族自己的古圣先哲那经过时间考验的一切伟大智慧和情感。借助于历史认识与历史反思这一古老而常新的精神形态，人类的智慧、理想、经验、情感才得以延续下来，传承下去，才不会被滚滚流逝的岁月黑洞吞食噬没，现代人也才不会成为故土迷失无家可归的浪人。历史学作为伴随人类始终的精神追求，每一个民族从这种精神追求中，找到使自己的情感与心灵得以慰藉得以安顿的庇护所。人们之所以必须守护自己的历史，正在于人们必须守护自己的家园故土，放逐自己的历史，便是埋葬了自己的故土家园。

人类文明犹如滔滔之江河，它从遥远的昨天流淌而来，还要流向明天流向未来，而它之所以永远流淌奔腾向前，在于它有着历史这一不曾枯竭的源泉。所谓“欲明大道，必先知史”，没有历史，没有对往昔人类知识与经验的承继与发展，我们并不会比“北京猿人”有更多的智慧。生生不息的历史，智慧与知识日积月累的历史，发展与变化着的历史，使我们得以继承以往一切时代、一切民族的精神、思想和情感，以此来面对当前的生活，应付未来的挑战。同时，对自己历史的认同与守护，更是每一个民族保持自尊心、自信心和归属感的前提。失去与自己历史联系的民族，忘记或背叛了自己历史的民族，必将沦为一个心灵漂泊的精神放逐者，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精神流浪者。这种精神上无根漂泊、无所归依的痛苦，将是一个民族最大的不幸，它会从根本上瓦解了这个民族之生存延续所必不可少的认同对象与凝聚根基。所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龚自珍语），因为祖国之意

识、爱国之情感，只能产生于历史的过程之中，都只能奠基于历史的情感之上。而亡国之恨，灭种之灾，则都可能起因于自己的历史被切断被埋葬。

古往今来，追问历史的本质与意义，探究历史的变因与动力，在不断与自己的历史进行对话过程中，在从对自己历史经历的重新体验与反思中，获得对自我个性本质与特征、对自我现实存在状态的真切认识，乃是人类源自内心深处的一种永恒的精神需求，一种悠深久远的人间情怀。我们说，历史是人的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与主体精神外化的结果，是人的有目的的创造与实践的结果，而这种反思历史、追溯历史之意义的“历史意识”与“历史情感”的生成与展开，正反映着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发展，正反映着人性之自觉与提升。因为只有人，才会有以自己的主体性活动所创造的历史，也才会有对自己所创造的历史的反思、批判与继承。因此，历史学存在之根本，历史学存在之合理性，实际来自于人类的主体创造性，来自于人类的自我理解意识，来自于人类的与自我反思自我批判能力。从形式上看，历史学总是以岁月之往事为研究对象的，但研究往昔的历史学，其内在的灵魂却是面向现实、着眼未来的。因为，正是意识到了我们今天的一切，都建立在先辈业绩的基础上，是历史塑造了今天的我们，而我们的现实人生也将融入到这历史的长河中去而成为未来发展的基础，我们才会懂得我们不能不从历史中汲取智慧，不能不通过以往的岁月来真切地理解现实。

从人文科学的角度上看，我们将历史学看作是历史学家在对人类以往的历史经历进行系统化知识整理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本质、历史的意义所作出的一种理论解释和精神体验。这是一个由历史学家们根据自己的主体观念和意识构建起来的、高度浓缩了的关于人类过去经历与情感的精神世界。或者说，从人文科学的角度上来看，每一时代的历史学，本质上是那个时代的人对历史

作理性认识与感性体验所产生的思想、观念和情感，是每一时代的人在精神生活世界里的一种探索与询问。而这些思想、观念和情感，这些探索与询问，又并非主观臆想空穴来风，它都是建立在历史学家对人类以往实践经历和精神智慧的尽可能全面的认识探索基础上的。过往的客观历史，只有进入到了历史认识的范畴内，成为了后人的认识对象，对后人而言，它才成为“有意义的历史”。因此，“客体与主体的反复对话，理智与情感的有机结合，诗性与理性的完美共存，正是历史认识的一个基本特点”。^①

我们知道，历史是由以往时代的许许多多的人及其活动构成的。那么，这些历史上的人和事，是如何演进面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状态，其相互间有联系吗？历史对于现代人类有什么意义？这种意义可不可以认识？如何认识？在历史学家看来，如果我们能把历史上那些看似单个的、孤立的人和事联系起来，发现其相互间的有机关系，发现其对后世特别是对当世的影响与作用，无论这种影响与作用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经验启示的还是思想启蒙的，那历史本身于现代人而言，就具有了意义，历史就不是死亡的过去，而是现实的一部分。因此，无论是对历史的创造还是对历史的反思与解释，其实都不过是人理解自我创造自我的一种形式，也是人类面对现实开创未来的一种努力。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所谓的“现实”也不过是“历史”的一个前奏而已，因为时光的流动和生命的历程不可抗拒地要使今日成为昨日，要使一切都退隐到时间深处的往昔岁月中去而成为过去，成为历史。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可以说历史包容了人类的一切，一切都终将化作历史。这历史的情感，怀旧的情愫，岁月的挽歌，往事的旧梦，正构成了历史学永恒存在的人性基础与哲学背

^① 参见刘鸿武著：《人文科学引论》，第三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

景。

我们说，在人性的深处，既有求新、求异、求变的一面，更有怀旧、追昔和回归的一面。而从人类认知理性与情感体悟的角度上说，正是历史，正是历史本身的连续性，使我们看清了来时的路而得以知道现在的位置。那“我从何处来，我是谁，将向何处去？”的追问，那对“天人之际遇、古今之变因”的历史之迷的不懈探究，那对文明之兴亡交替、社会之治乱相因的历史迷雾的艰难解读，总是会深深地牵动着每一时代人的精神世界，拨动着每一时代人的情感心弦。唯其如此，古往今来，每一时代的人，那有主体自觉意识、关注自我的现实际遇与未来命运的人，怎么不会对历史上那具有昭示意义的无数动魄惊心、动魄生命往事所吸引，怎么不会对往昔岁月里那无数流血生命的欢乐痛苦所情牵魂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历史学存在之价值与意义，在于它对人类而言乃是一种体现人之本质的对自我精神故园的回归情感，一种对自我个性特征理性追问和情感认同的寻根意识。

历史学作为具有博大时空胸襟的世界史性质，还是人类超越个体生命时空局限而得以认识感受世界无限丰富性和多样性的一种最基本途径，它也是每个民族摆脱它的民族狭隘局限而得以在世界历史的宏观背景下获得开阔意识和达观胸怀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浓缩人类文明史长河的历史学，在每一时代人类的精神生活世界，都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

人们时常以为，历史学都是很枯燥的古董，其实，出自优秀史家之著作，在本质上应该是与文学、艺术、诗歌相通的，都有着丰富的人性情感与审美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学也是一种智慧的想象，一种回忆中的联想与思索。当我们吟咏着“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当我们于故垒西边“遥想”公瑾当年，怎样地雄姿

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便让那曹魏数十万大军灰飞烟灭，淹没于历史长河的滚滚波涛之中；然而，大江东去，历史长河奔腾不息，这创造伟业的公瑾本人，如今不也同样早已成了大浪淘去的千古人物了吗？正可谓人生如梦，惟有那江月世代永存。这时，我们也便在诗性的艺术中体悟到了什么是历史，体悟到了什么是历史学的情怀了。可是，我们能从历史、从历史学的这种情怀中获得一种高远旷达、开阔超越的逸怀浩气吗？我们能从历史学那通古今而观之的情怀中获得一种人生的通脱，一种人生的大智慧，从而既去执著地追求生命的理想与人格的完善，同时又保持心灵的平静自由，以获得一种艺术化的人生吗？所谓“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我们能否将人生上升到历史时空的高度来观照这个体之生命，从而摆脱因陷于蝇头利禄蜗角功名的追逐而乍喜乍悲、忽忧忽喜的人生困境吗？多少个世纪，大自然以年年春风，对匆匆过客，“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我们曾深陷其中的那种种人生之际遇穷达，个人之得失荣辱，当上升到宏观的历史时空上来而以旷逸的眼光观之，则皆不足道，正是“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正是具有人生审美价值的历史学应该给予我们的人格修养与人生境界的提升。事实上，人类的历史是一个如此漫长绵延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体之人，我们短促的生命之旅，只不过是这个漫长历史长河中的一瞬，而这世界之广大，宇宙之浩渺，更使得我们每一个体的人在这大千世界里不过如同茫茫沙漠之中的一粒尘沙。我们说，在历史之时空无限性下映照出的自己个体生命短暂微小的那种深深的局促感与悲怆感，既是文学、哲学、艺术世界里永恒的主题，是一代代的诗人、文学家、哲学家体验生命本质、抒发内心情感的主题；也是历史学得以显示出它对于人类精神生活和情感需求之重要意义的根源所在。而对无限之宇宙与历史，有情感有意识的人不能不生出超越自我、超越当下而去追

问无限历史的内在精神冲动，所谓“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古诗十九首》），咏史而伤今，每一个时代的人是这样为历史而情动神伤，那英雄的末路，壮士之悲歌，千年往事越上心头，以至“一篇读罢头飞雪”（毛泽东《卜算子·读史》）。读史而白头，可知历史学是一个多么富于人类情感的世界。世路无穷，劳生有限，面对亘古无际的历史，川流如斯的岁月，你是否会生出“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的那种岁月情愫与历史情感呢？

历史学的情感本应是很丰富厚重的，否则，历史学就成了没有内在灵魂的一种意义缺失的技术性操作。其实，这追昔抚今、深沉厚重的历史情感与历史意识，正是人性之本质的一个突出方面。两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就曾唱出“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这样的悲歌。可两千年来人类又何曾甘于让生命就这样如秋风落草了无痕迹。可以说，试图对个体生命的这种时间空间有限性困境作出精神超越与心灵突破的不懈努力，正构成了历史学产生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在动因。每一个体之人，尽管他的个体生命是短暂的，他的生存空间是局促的，但却可以通过这个浓缩着人类以往时代丰富智慧与思想的巨大宝藏，通过这幅展示人类整体历史全貌的世界史巨大画面，去认识、去感受、去体验遥远时代遥远地域里人类历史的无限恒久性与丰富性。通过历史学，通过历史学家为我们提供的关于悠悠往昔岁月、关于遥远异国他乡的人类生活图景，我们获得了无限丰富的人类的知识、智慧，体验到了其他时代的人们的情感与思想，感受到了遥远世界其他民族的欢乐和痛苦，它使我们有可能得以摆脱因为我们的生活经历的有限与生存空间的狭小而导致的目光短浅、心胸狭隘和自以为是。它可以使我们懂得，我们所掌握的知识，我们所积累的经验，我们所获得的真理，都只能是相对的、历史的，都可能存在着时代的或民族的局限。

历史的长河浩浩荡荡，前后相续，正所谓“今人之视昔，便

犹如后人视今”。但是，历史的意义从何而来呢？不用说，未经认识的历史，只是一个已逝时空的黑洞，无所谓意义可言。历史的意义只能来自于对历史的认识，来自于历史的可认识性。我们何以获得前人之历史经验而作出正确的判断，何以汲取前人的历史教训而避免重蹈旧辙，何以辨识奔腾的历史潮流而顺应时代与时俱进呢？在每一个静谧安详的夜晚，在每一个皓月当空的深夜，每当我们打开一本本伟大的历史学著作，那悠悠数千年的文明史长河，那广阔世界史背景下各民族的生活涓流，便已经流淌在我们的心中，蜿蜒于我们的面前。它丰富了我们的人生经历，开阔了我们的人生视野，使我们不是简单地只生活在我们自己的时代，自己的国度里，而是生活在一个时间与空间都更为广阔更为漫长的“世界历史时空”里，从而得以同过去以往时代、同所有地域的人进行跨文化跨时空的对话交流，汲取全人类的智慧与经验，把自己短暂局促的个体生命融入到世界历史的无限进程中去，获得对自我个体有限性的超越和升华。不仅如此，在漫长的古今中外史学发展史上，那一代代杰出史学家为追求真实而秉笔直书甚至为此而献出生命的光辉人格，那一代代优秀史学家上下求索洞察世事的思想智慧，更具有熏陶人格、垂训后世的审美价值与审美意义。而那些传之后世为人们所世代传诵之史学著名篇，大多或文笔优美，语言流畅，形象生动感人，或结构谨严，文体典雅，闪烁着理智光芒，它们也都能给人以美好的精神愉悦与情感体验。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历史学对人类精神与情感世界之所以具有独特意义，来自于它对人类历史作理性认识与情感体验相结合、思辨分析与形象描述相统一的特点。它试图以所有时代、所有民族、所有国家、所有文化作为认识对象，它试图继承积累起人类以往时代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智慧、思想、情感，它也试图展示出世界历史进程的最为广阔最为丰富的恢弘画面。这个由全

体人类的以往智慧所绘就而成的恢弘画面，可以直接地观照出每一个民族与国家的现实与未来；而这种“历史角度”或“历史视野”的观照，正显示出历史学科在解决“存在与思维相统一”问题上的特殊优势。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透过积淀了悠悠往事的历史，我们方得以从身处其中的现实中摆脱出来，与现实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而正是这个必要的“历史距离”，才使我们有可能真正看清身在何处、现状如何。

回顾数千年人类文明史的进程，古往今来，那些能够把握现实、能够不断开创未来的民族，总是一个真正能够懂得历史、正视历史，能够从本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历史中汲取智慧或总结教训的民族。因为人类文明的内在有机连续性，使得我们除非知道我们曾在何处，否则就不能理解我们现在的处境，更不会知道向何处去。所谓的“历史理性”，本是一种反思精神，批判精神。继承与发展的有机统一，在继承历史的基础上对历史加以发展，加以变革，正是现实与历史关系的本质，也是历史学真理追求的内在灵魂。如果说“继承”、“回归”是历史学的形式特征，那么“变易”、“革新”就是历史学的内在灵魂。“继往”与“开来”的有机统一，由“温故”而“知新”的认知态度，正是历史学的永恒品格。

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数千年沧海桑田而生生不息延续迄今，之所以历经无数之艰难困苦而一次次复兴重振，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深邃的历史忧患意识并擅长历史理性思维的民族，在于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历史经验对于现实的垂训作用。早在两三千年前，我们的先人就懂得了“史之为鉴”、“得可资，失亦可资”的道理，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诗经·大雅·荡》），“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诰》）。为取鉴以经世，疏通以知远，陆贾作《楚汉春秋》12

篇，贾宜作《过秦论》与《治安策》，再有司马迁之《史记》百篇，一代又一代史学家们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上下探索千年文明之演进规律，提出“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在他们看来，商周更替，秦亡汉兴，“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将“天命”诠释为“人事”，以总结“人事”之得失来解释兴亡之运，盛衰之迹，从而“垂鉴戒、定褒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顺应历史潮流的基础上创造历史。这是一种由浩浩荡荡的连续性漫长历史才可积沉凝练而成的伟大智慧，也实为中华民族传统智慧的光彩之处。受这种重视历史智慧、历史经验教训的观念的影响，后世历朝历代均汇集天下知识精英，良史之才，记载先人事功，评价前人得失，所修之史典史册，所著之经籍典志，可谓如烟如海，湟湟泱泱，使古代中华实无愧于“文献名邦”这一称誉。

在这种充满深沉理智与丰富情感的历史学观照下，岁月如歌，往事珥珍，历史成为滋润心灵的甘泉，照亮人心的灯火。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先贤们动用他们的智慧想象力与情感包容性，努力去“观乎天文、察乎时变”，将过往之一切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总结升华成为种种关于“变易通久”、“和合中庸”、“天理人欲”的智慧思考，积淀生成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忧患意识与民族奋斗精神。正是这种基于人性光芒、充满人间情怀的历史理性与历史意识，使得华夏文明数千年来得以聚集一代代知识精英的才能与智慧，通过对过往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总结而用于安邦治国，经世致用，去创造“经国之伟业，不朽之盛事”（曹丕语），以追求彪炳于千秋，名垂于青史。这是一种尘世与天道浑然统一、此生与万世两相融会的历史智慧与历史情感，它为华夏文明在古代世界之得以独领风骚长盛不衰，在现代世界又得以浴火重生而再度复兴，提供了一种最为深沉、一种最为具有长久影响力的文明史根基与精神史背景，这实为中华文明史的精义

所在。

同样的，西方一些历史学家也有这样的认识，李维在《罗马史》中说，“研究一下过去的事可以得到非常有用的教益……，可以把这些事例作为参照：如果是好的，那么你就照着去做，如果是罪恶昭彰而最后是身败名裂的，那么你就引为大戒竭力避免”，正所谓“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然而不幸的是，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常常忘记历史的教训，常常以为可以戏弄历史，以至企图将历史上浓浓的血腥美化作淡淡的胭脂，将累累的罪恶粉饰成欺人的善事，结果终难免重蹈旧辙，受到历史的惩罚。唯其如此，在人类的历史上，也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和国家，可以在忘记或背叛历史，在粉饰、瞒骗、歪曲甚至否定历史的时候，还又能真正拥有现实并再开创未来的。

今天，世界正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变化着。在这个科学高速发展，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人类的未来，文明的前景，正在由于一切都变化太快而越来越难以把握了。这似乎是一辆以自我内在力量驱动并在加速奔驰的列车，没有谁，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现代技术发展的步伐，人类也不可能放弃已经获得的物质文明而复归古老的田园生活。现代人类正一往无前地向前冲，似乎越来越无暇稍停一下，回望一眼。以今日世界之令人目眩的变化速度，五十年后，一百年后，这个世界将会怎样？科技将发展到怎样的格局？它又会把人类带向何方？福兮祸兮，有谁能肯定？又有谁能说得清？或许，在这个不断变动的世界里，我们惟一可以把握，惟一不能放弃，也许也是在将来惟一可能拯救我们于未知灾难的，便是人性之完善——这历史学所永恒关注的主题，便是我们对人性之演进历史的理性反思和对人性之完善的不懈呼唤与追求，以及我们对于心灵世界和精神家园的加倍珍惜、呵护与守望。

但是，在这个躁动不安、心灵迷失的时代，我们还能拥有这